



## 宋代皇宫内女性联系网探究\*

程 郁

**摘 要:**深宫中的女性,在与男性有关联之前,必先与其他女性建立各种关系。宋代宫内女性之间的关系约有三个层次:其一,同处较低层次的宫女容易结为姊妹同盟,甚至在政治上进行互助。其二,较年长的贵妇培养年轻女孩,希图“恩宠”的世代延续,这些女孩或与贵妇有血缘关系,而更多的来自底层,往往被称作“养女”。其三,各层级的女官、宫女等与贵妇构成立体的多层关系,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会有更多的女性助手,各殿阁的部属因贵人的地位而定,一荣俱荣的反面却是一损俱损。在黑暗的内宫制度下,上自皇后下至女童,第一要务是生存,并不是女人喜欢官斗,只是不相互倾轧便不能生存。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从不会被史官在意。

**关键词:**宋代;皇宫;女性联系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6-0091-10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有关后妃的记载,全部出自士大夫之手,故史书主要记录她们与男性,即皇帝及士大夫之间的冲突或合作。然而,深入挖掘有关宫廷记载的大量文献,会发现各朝后妃之间皆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深宫之中的每一位女性,在与男性有关联之前,必先与其他女性建立各种关系,或与她们争斗,或获得她们的帮助,这一点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遗漏了,本文只能从各个角落拾取一点点零碎的记录。

本文参考的先行研究,可分作三个方面:一是有关宋代宫廷制度方面的研究。如朱瑞熙论述宋代宫廷制度的整体状况,朱子彦、祁红伟、贾鸿源、张咏春和郭威等考述宋代宫廷制度的某个方面<sup>①</sup>。二是有关宋代后妃的研究。如方燕的论文反映宫廷斗争的激烈与残酷<sup>②</sup>;有关个案研究,如刘静贞、王瑞来、张吉寅、廖寅和肖崇林、刘广丰系列论文等,主要观察真宗刘后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sup>③</sup>;杨果和刘广丰、刘

静贞、张明华系列论文等,关注北宋中后期的其他后妃,如仁宗郭后与曹后、仁宗张贵妃及哲宗孟后等<sup>④</sup>。三是与宫廷相关图像的研究。如李松、黎晟、苏坤和廖垚、邵晓峰、陈劲等从艺术史层面观察宋代宫廷的某个方面<sup>⑤</sup>。先行研究主要关注真宗至哲宗朝后妃的个案,其中有关真宗刘皇后的研究较为集中,几乎相当于其他后妃的总和。学者注意当时的政治形势,将女主执政置于士大夫政治的视野下进行分析,对笔者有诸多启发。将这些个案联系起来,会发现许多共通的特征,由此深入观察,可窥见宋宫中女性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一点未被先行研究留意。

内宫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高大的宫殿群中,即使有一万多宫女,她们亦如蝼蚁一般静静地出没于宫殿的各个角落。宋代宫内女性之间的关系约有三个层次,试阐述如下。

收稿日期:2022-08-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图像史料的宋代女性文化研究”(17BZS042)。

作者简介:程郁,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234),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妇女史与古籍整理研究。

## 一、平辈的姊妹同盟

同处较低层次的宫女容易结为好友,有的甚至会形成终生的互助关系。

高宗重建南宋,其生母韦氏成为南宋地位最高的女性,但在徽宗时期,她的地位很低。“乔贵妃,初与高宗母韦妃俱侍郑皇后,结为姊妹,约先贵者毋相忘。既而贵妃得幸徽宗,遂引韦氏,二人愈相得。”<sup>[1]8643</sup>郑氏于政和元年(1111年)被册封为徽宗皇后,即郑氏为妃嫔时,乔、韦二氏便在其殿中了。乔氏一度得宠,大观“三年五月进贵妃”<sup>[2]308</sup>,为徽宗育有七个儿子。韦氏比乔氏大六岁,比徽宗大两岁,应是在乔氏的引荐下才得所谓“恩幸”,仅生有一个儿子赵构。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东京第一次被围,“庚辰,命张邦昌副康王构使金军”<sup>[1]423</sup>。二月,赵构归来升为节度使。十一月,金军再次来袭,“乙亥,命刑部尚书王云副康王使斡离不军”,“戊寅,进龙德宫婉容韦氏为贤妃,康王构为安国、安武军节度使”<sup>[1]432</sup>。当时徽宗的皇子多达三十二个,且大多成年,令赵构使金充作人质,其背景便是子以母贱。

金军攻破东京,徽宗诸子大多被掳往北漠,赵构却因出宫为使逃出生天。据说,韦氏曾占卜得吉兆。宋笔记曰:“后未知上即位,尝用象戏局子,裹以黄罗,书康王字,贴于将上,焚香祷曰:‘今三十二子俱擲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将子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额,喜甚。”<sup>[3]91-92</sup>。

宋宫女俘被押往燕北,韦氏曾与乔氏共患难。绍兴年间宋金谈和,高宗首求还母。“至是,韦妃将还,贵妃以金五十两赠高居安,曰:‘薄物不足为礼,愿好护送姊还江南。’复举酒酌韦氏曰:‘姊善重保护,归即为皇太后;妹无还期,终死于朔漠矣!’遂大恸以别。”<sup>[1]8643-8644</sup>

韦氏回到南宋,又与年少时的好友相遇。慕容氏与魏氏皆哲宗后宫,初并为御侍,大观二年(1108年)春,进封美人。靖康之难以幸免,南宋“建承庆院以处之。绍兴三年夏,以昭慈圣献皇后大祥推恩,并进婕妤,禄赐如式。久之,慕容氏进婉仪,魏氏进修容。十三年冬,修容

卒。婉仪少在宫中,与显仁皇太后相厚,及太后归,就慈宁之养”。慕容氏年八十薨,赠贵妃<sup>[2]331</sup>。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韦氏去世,亦享年八十。慕容氏与魏氏属哲宗后宫遗属,韦氏原于徽宗郑皇后殿下,身处不同的宫殿,不知怎样的机缘方为好友,晚年相伴,共享富贵。在尔虞我诈的后宫,女性之间还会幸存一些真正的友谊。

在宋代后妃中,真宗刘皇后创造了许多宋代的第一,她似乎成为后宫绕不开的话题。有关刘皇后的研究最多,唯独没有注意她与杨淑妃的关系,在平辈宫中女友中,她们是最著名的一对。

刘氏出身微贱,早岁即孤,初嫁艺人龚美,被带入京师,其身世不明,甚至姓氏可疑。她“年十五入襄邸”,时真宗尚为襄王,召入遂有宠,王乳母令斥去,真宗“使别筑馆居之。其后请于秦国夫人,得复召入”<sup>[4]1225-1226</sup>。而杨氏亦“年十二入皇子宫。真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进婉仪,仍诏婉仪升从一品,位昭仪上。帝东封、西祀,凡巡幸皆从。章献太后为修仪,妃与之位几埒。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顺章献无所忤,章献亲爱之。故妃虽贵幸,终不以为己间,后加淑妃”<sup>[1]8617-8618</sup>。则刘氏与杨氏应在襄王府相遇相知,真宗即位后,她俩同获宠爱,关系却更为密切。

杨氏自始便“共赞于内谋”,刘、杨之间不只是一般的姐妹情谊,更可能是政治同盟。刘氏成功登上皇后宝座,关键的一招是令其殿下的婢女李氏生了皇子,即后来的仁宗。而刘氏竟将幼年的仁宗交给杨氏照管:“始,仁宗在乳褓,章献使妃护视,凡起居饮食必与之俱,所以拥佑扶持,恩意勤备。”<sup>[1]8618</sup>时杨氏另住一殿,这样既可使李氏看不到孩子,无从培养感情;另一方面亦使杨氏具有母亲的地位。杨氏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司马光描述得非常生动:“上幼冲即位,章献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章惠以恩抚之。上多苦风痰,章献禁虾蟹海物不得进御,章惠尝藏弄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儿如此。’上由是怨章献而亲章惠,谓章献为大娘,章惠为小娘。及章献崩,尊章惠为太后,所以奉事曲尽恩意。”<sup>[5]102</sup>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尽管遭到大臣反

对,刘氏还是登上皇后位,这时的她已四十三岁。真宗晚年,她寻机参与政事。“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sup>[1]8613</sup>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乙丑,真宗曰:“欲令太子莅政于外,皇后居中详处,卿等可议之。”<sup>[4]2222</sup>大臣们口头赞成,实际暗中阻挠。真宗晚年似亦有悔意,“尝盛怒语辅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刘氏,独留朕于宫中。’众皆不敢应,迪进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无是事也。’”<sup>[4]2225</sup>。“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明肃太后渐预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莱公探此意,遂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sup>[6]</sup>故王瑞来认为真宗本是寇准未遂政变的后台。政变最终失败,皇后涉险过关。根据史料记载,杨氏极为精明,刘皇后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杀出重围,杨氏应是她的高参或助手。真宗驾崩,遗诏封杨氏为太妃,可能即刘氏的主意。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病危,大行皇太后遗诰曰:“皇太妃与吾同事先朝,备彰懿范。自今朝之临御,亦共赞于内谋。爰属兹辰,允当崇奉,宜尊为皇太后。”<sup>[2]257</sup>而且,与皇帝“同议军国事”<sup>[1]8618</sup>。后因大臣反对,杨氏才未成为第二个垂帘听政的太后。

总之,刘后给杨氏的恩典深厚得出奇。首先,一个母亲,当然知道没有朝夕抚育之恩便没有亲子之爱,把儿子交给别的女人抚养,极有可能是刘氏被迫的选择;其次,二人再怎么要好,也不可能令好友的地位与自己齐平,何况人之将死,哪里还会顾及他人的权势,刘太后的临终遗诰很可能是杨氏的意志。刘太后一死,人人都来踩一脚,于是各种故事满天飞。“昭陵以章献之崩,号泣过度。章惠太后劝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殡之。’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时已遣兵围章献之第矣,既启棺,知非鸩死,乃罢遣之。”<sup>[7]128-129</sup>我们又看到那位最精明的杨氏,在挑拨刘后与仁宗的关系,可能她还说过更厉害的话。杨氏虽称制未成,但仁宗还是念其抚养之情,承认其皇太后地位,刘氏的党羽几乎被剪除干净,而杨氏不仅未被疏远,反而收获更多的实利。景祐三年

(1036年)杨氏崩,“陪葬永定陵,祭奉慈庙”<sup>[2]249</sup>。庆历五年(1045年),“冬十月,祔章献明肃、章懿皇后于太庙(章惠别飨奉慈庙如故)”<sup>[8]293</sup>。

杨氏在宫中的布局更为长远。“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请杨太后选濮安懿王诸子以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进名,杨后见之,抱之以归。”<sup>[9]17</sup>英宗育于宫中,可能杨氏待他不薄,故英宗即位后,曾有大臣“请废后庙,瘞其主园陵”<sup>[1]8618</sup>,为英宗拒绝。可见,杨氏很简单,并不像她所故意显现的那样只有小女人的谦和无能。

## 二、恩宠的代际传递关系

在宫内关系中,更常见较年长女性培养年轻女孩,被培养者有的与贵妇有血缘关系,而更多的来自底层,被称作“养女”。

在有关宋宫的图像中,后妃模样的贵妇身后往往绘有年少的宫女。如图1《宫沼纳凉图》所示,宠妃的身后有一位年幼宫女,她双手持物,似乎准备呈递某种食物,身前桌上放一把小宫扇,说明不久前她还曾给妃子打扇。这些后妃身后的少女,大约八九岁或十岁刚出头,她们



图1 (宋)佚名 宫沼纳凉图

又不像一般婢仆,与贵妇关系颇近。

仔细观察后妃的出身,可知得宠的妃子大多出身卑微,其最初等级多为侍御。与年长方入宫的皇后不同,她们往往年幼即入宫,年龄最小的是仁宗周贵妃,四岁即随其姑入宫,其他八岁到十二岁不等,她们与宫内高层建立某种关系后,方才上升。据《趋朝事类》,内命妇中第五等有八级:“殿直,散直,散手,书省,小侍御,皇后阁祗候,小殿直第三等长行,着绯、着绿女童。”<sup>[10]</sup>宋笔记曰:“真庙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一篇,闻者竦立。”<sup>[11]</sup>着绿女童等级最低,却为皇帝熟知。

真宗刘皇后是民间文学《狸猫换太子》的主角,真实的历史当然没有狸猫,但确有刘皇后抢走了李氏对儿子的抚养权,将其冠冕堂皇地占有。宋笔记载:“宫中凡阁分有娠,将及七月,本位医官申内东门司及本位提举官奏闻,门司特奏。”临产前,又令太医局差产科医官宿直,本殿还有“踏逐老娘、伴人、乳妇、抱女、洗泽人等”<sup>[12]</sup>。可见,未怀孕的后妃假冒生产难以办到。但借本宫年轻女孩引诱皇帝的现象极为多见,刘后不过是其中最成功者。正史载李氏“初入宫,为章献太后侍儿,庄重寡言,真宗以为司寝。……已而生仁宗,封崇阳县君;复生一女,不育。进才人,后为婉仪”<sup>[1]8616</sup>。又宋笔记曰:“章懿李后初在侧微,事章献明肃。章圣偶过阁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悦其肤色玉耀,与之言。后奏:‘昨夕忽梦一羽衣之士,跣足,从空而下,云来为汝子。’时上未有嗣,闻之大喜,云:‘当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诞育昭陵。”李氏比刘氏小十八岁,只是刘氏殿内的侍儿,有机会亲近君主,应是刘氏的安排。

史载,仁宗即位,李氏“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明道元年(1032年),李氏病重,进位宸妃,不久去世。据说在吕夷简的劝说下,刘后以皇后礼将她安葬。刘后一死,燕王便告知仁宗其生母为李宸妃,并说她“死以非命”,仁宗启棺亲视,见李氏“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方才不疑刘后<sup>[1]8617</sup>。这也说明真宗认可刘氏对仁宗拥有嫡母身份,而外朝的宰执和宗室都知道谁是仁宗的生母,刘后的做法其实

是符合主妾规矩的。

真宗刘后执政十一年,仁宗的皇后自然也由太后指定,太后不选姿色冠世的王氏,“而择郭后位中宫。上终不乐之”<sup>[3]115</sup>。刘太后一死,废郭后便成为与前辈决绝的象征。仁宗朝后妃的第一场宫斗发生于郭皇后与尚、杨二美人之间,郭后于朝堂打宠妾,“误批上颈”,后遂废<sup>[1]8619</sup>。郭皇后被废,杨太后便屡有作为。在她的干预下,正得宠的尚、杨二美人被赶走。其后,她开始运作令陈氏为后。陈氏为寿州茶商陈子城之女,“始因杨太后纳女宫中,太后尝许以为后矣”<sup>[4]2700</sup>。杨氏的运作因遭到士大夫群体阻拦方未成功。杨氏与陈子城的关系又可证于其他史料。天圣六年(1028年),陈子城殴杀磨工,其案因中旨罢之,参知政事鲁宗道:“争于帘前曰:‘陈家豪,不宜保庇。’章献怒曰:‘卿安知其家豪?’鲁公曰:‘若不家豪,安得关节至禁中?’章献默然。”<sup>[13]</sup>侍御史李应言甚至因此谪官。

废郭后引发外朝喧哗,仁宗最终接受士大夫的推荐,景祐元年(1034年),册立开国大将曹彬的孙女曹氏为后。制词谓其“生于鼎族,教自公宫”,“而性稟柔闲,体含仁厚。援图史以自鉴,节环珮而有容”<sup>[14]</sup>。出自清南薰殿的“宋仁宗皇后”像较为常见,可见曹氏脸型狭长,双颊瘦削,眉眼细长,在宋十一幅皇后像中属长相最一般的,连清秀也谈不上,而表情尤为肃穆。在五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中,正史对曹皇后的评价最高,然而,这种女人却未必为皇帝所爱。

不久,张氏横空出世,幕后居然又有那位不动声色的杨太后。正史谓:“妃幼无依,钱氏遂纳于章惠后宫寝。长得幸,有盛宠。”<sup>[1]8622</sup>钱氏为张贵妃生母,“章惠皇后”即杨太后。司马光说:“大长公主纳后(张氏)入禁中仙韶部,官人贾氏母养之。上尝宫中宴饮,后为俳优,上见而悦,遂有宠。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为修媛,后册为贵妃,饮膳供给皆逾于曹后,几夺其位数矣。”<sup>[5]99</sup>综合多方史料,可知张氏祖籍吴越,其祖父张颖、父亲张尧封均进士及第,八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将她卖入贵家为家伎,大长公主又将她纳入禁中,杨太后收入殿中,命贾氏为其养母,然后安排她“偶遇”皇帝,成为宫中新宠。可见,张氏在宫中的势力比曹后更强大。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十九日,出城奉迎万寿观神御,即真宗皇帝、章惠皇后及温成皇后也”<sup>[15]</sup>。温成皇后即张氏,可见她和杨氏有特殊关系,故二像一起祭祀。

康定元年(1040年),张氏晋封五品才人,一年后升为二品修媛。谏官警告说:“张修媛宠恣市恩,祸渐已萌。”<sup>[4]3518-3519</sup>曹皇后表面温婉谨慎,实际手段高明,一旦临大事,便十分果决。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十八日,卫卒数人作乱,曹后从容布置内侍平定了叛乱。有宫女与叛卒有关系,祈于张氏已得皇帝许可免死。“后具衣冠见,请论如法,……卒诛之。”<sup>[1]8620</sup>然而,仁宗却借机尊崇张氏为贵妃,又引发士大夫抗言,同知谏院王贇认为此举“冀动摇中宫,阴为美人第”,同年十月十八日,制以美人张氏为贵妃。十二月三日,贵妃册礼行于文德殿,规模相当于皇后。不久前真宗刘后以皇太后之尊两次驾临,尚被喋喋不休地批判,而士大夫此时已无声。其间,仁宗几度起意废黜曹后。仁宗一日语宰相梁适曰:“‘废后之事如何?’适进曰:‘闾巷小人尚不忍为,陛下万乘之主岂可再乎!’谓前已废郭后也,帝意解。”<sup>[16]18</sup>

对此,曹皇后表面上委曲求全:“张妃怙宠上僭,欲假后盖出游。帝使自来请,后与之,无靳色。”<sup>[1]8620</sup>同时,她又积极寻求更年轻的女人。宋笔记曰:“范讽知开封府,富民谓子妇被收入禁中半月,讽即乞对,具以民言闻奏,且曰:‘陛下不迹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得,朕犹未见也。’”<sup>[16]10</sup>在范讽的坚持下,仁宗下令放出其女。

曹后还育有养女。“慈圣光献皇后养女范观音,得幸仁宗,温成患之。一岁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祷。宫人、内珥皆左右燃之。祈雨之术备尽,天意弗答,上心忧惧。温成养母贾氏,宫中谓之贾婆婆,威动六宫,时相认之以为其姑,乃阴谓丞相,请出宫人以弭灾变,上从之。温成乃白上,非出所亲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养女,以率六宫,范氏遂被出,而雨未应。”<sup>[9]13</sup>曹皇后的做法亦同于真宗刘后,只不过功败垂成。

曹皇后亦有成功者。英宗皇后高氏,祖上皆宋代名将,“母曹氏,慈圣光献后姊也,故后少

鞠宫中。时英宗亦在帝所,与后年同,仁宗谓慈圣,异日必以为配。既长,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颢、嘉王颢、寿康公主。治平二年册为皇后”<sup>[1]8625</sup>。故天圣中童谣云:“曹门好,有好好,曹门高,有高高。”<sup>[17]</sup>高氏进入后宫,主要倚仗亲姨小心经营的地位。

至和元年(1054年),张贵妃突然病逝,年仅三十一岁。哀痛之下,仁宗给予更多的哀荣,“追册为皇后,谥曰温成”<sup>[2]250</sup>。并给予相当于皇后的葬礼与祭礼。此后,其养女周氏成为新宠。“周贵妃,开封人。生四岁,从其姑入宫,张贵妃育为女。稍长,遂得侍仁宗,生两公主。”<sup>[1]8623</sup>嘉祐七年(1062年),周氏为婕妤,仁宗下旨封其三代,司马光上疏劝谏。徽宗时,周氏加贵妃,年九十三薨。张贵妃还有从妹“张修容,英宗后宫也”,死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年七十八。可见,张贵妃在“三千宠爱在一身”时,已开始为未来布局。

实际上,曹皇后的劲敌远不止张贵妃一人,仅据常见史料,可见更多的贵妇在安排新人争宠,仁宗乳母许氏女儿苗贵妃即是其中一例。史载:“天禧初,上乳母许氏为宫人所谗出宫,嫁苗继宗。”天圣二年(1024年)四月丙寅,她“邀驾自陈”,时仁宗十四岁,刘太后已不能忽视小皇帝的感情,于是许氏复入宫,其夫苗继宗得武官,许氏为当阳郡夫人<sup>[4]2355</sup>。许氏“邀驾自陈”应轰动一时,更像旧戏《狸猫换太子》中仁宗生母李氏被赶出宫情节的原型。仁宗亲政后,许氏得到一国夫人封号及四字尊号,达到乳母地位的最高处。许氏更将自己的女儿也塞给仁宗,苗氏“以容德入侍,生唐王昕、福康公主。封仁寿郡君,拜才人、昭容、德妃”。英宗育于禁中,苗氏拥佑有恩,故于英宗时升贵妃<sup>[1]8623</sup>。母女俩皆曾抚养嗣君,可知何等精明。

仁宗朝尚有杨德妃,“天圣中,以章献太后姻连,选为御侍,封原武郡君,进美人。端丽机敏,妙音律,组训、书艺一过目如素习”。她是刘太后在后宫布下的另一颗棋子,死于神宗朝,赠德妃。又有冯贤妃,祖父冯起为兵部侍郎,她九岁入宫,生邢、鲁国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其“养女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没。王尚幼,妃保育如己子”,在禁掖始终五朝,赠贤妃<sup>[1]8624</sup>。冯贤妃主要还是靠养女在禁掖安居近六十年。

模仿真宗刘后最成功的还是哲宗刘皇后。刘氏亦出身微贱,先于皇后入宫,“初为御侍,明艳冠后庭,且多才艺。由美人、婕妤进贤妃”<sup>[1]8638</sup>。与真宗刘后一样,执政的高太后决定哲宗的婚姻,挑太尉孟元孙女孟氏为后。孟氏十六岁入宫,高、向两位太后曾亲自调教。哲宗亲政后,刘氏一派炮制北宋第一次巫蛊案,终使哲宗废孟后。这之前“诞降皇子,贵妃刘氏所属嬖人之子也,刘氏以为己子”,这时欲令刘氏为后,右正言邹浩奏疏谏止。“上曰:‘古有之,母以子贵,今妃之子则太子也,礼在所隆,亦何不可?’浩曰:‘分不可逾,其犹冠履。如太妃之有陛下,于今日太妃而已。母以子贵,非此之谓欤?又况非其所出者乎?’”<sup>[4]12259</sup>邹浩说破皇子是刘氏殿下“嬖人”所生,哲宗亦承认。但士大夫反对的声势已远不及仁宗时,最终刘氏如愿登上后位。

然而,刘后运气不佳,不久幼子夭折,继而哲宗暴崩,在神宗向皇后主持下,哲宗弟继位,是为徽宗。向后要求复孟氏后位,在大臣主张下二后并存,称孟为“元祐皇后”,刘为“元符皇后”。这时,刘氏借腹生子的旧案又被翻了出来。元符三年(1100年)刘氏上皇太后表云:“臣妾以臣僚数有章疏,妄言妾生故越王事非其实,流言中外,谤莫能止。”<sup>[4]12253</sup>在党争的背景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下诏肯定刘氏生有皇子,邹浩再被重黜,孟氏亦再度被废。

徽宗朝亦出现出身微贱的妃子取代皇后的事件。徽宗王皇后,出身宦宦之家,因妃子争位,几乎陷入大狱,不久突然身死。而几位得宠的妃子身后,都有前朝贵妇的影子。徽宗前期,郑贵妃与王贵妃得宠,二氏原为神宗向皇后殿押班,“徽宗为端王,每日朝慈德宫,钦圣命郑、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赐之”<sup>[1]8639</sup>。

郑氏继为皇后,但徽宗又有新宠,包括上文提到与高祖母相好的乔贵妃。徽宗后期,最得宠的是两位刘贵妃。一位刘氏谥明达,出身卑微,入宫即得大幸,生三王,为贵妃。郑后“善顺承帝意。刘贵妃薨,帝思之不已,将追册为后。后即奏妃乃其养子,乞别议褒崇之礼,帝大喜”。可见她出自郑皇后门下。而另一位刘氏谥明节,本酒保家女,先在哲宗刘皇后殿下,后

被正得势的明达刘贵妃收为养女,生三皇子一公主,“政和四年,加贵妃。朝夕得侍上,擅爱颀席,嫔御为之稀进”<sup>[1]8644</sup>。

贵妇养女成功上位者可能只是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但给予后来者以极大的启示。故有点远见的成年女性往往早作打算,培养年轻漂亮的女孩。这些年轻女性往往以养女、侍御为名目,大臣谏疏多次提到这种现象。庆历三年(1043年)谏官孙沔上疏曰:

今闻十倍增人已逾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万,私身养女,数复过之。百司供亿,簿书可知。一岁之中,所用何极!非所以示节俭也。臣乞取索宫中诸院宫人及私身养女都大数目,呈取进止。<sup>[18]276</sup>

选择“私身”养女并不走正常的筛选宫女途径。英宗时,司马光指出:

近岁以来,颇堕旧制,内中下陈之人,竟置私身,等级寢多,无复限级。监勒牙人,使之雇买,前后相继,无时暂绝。至有军营、市井下俚妇人杂处其间,不可辨识。<sup>[18]279</sup>

比妃嫔低级的内命妇也希图凭养女招来皇帝。嘉祐八年(1063年):

(九月)己未,永昌郡夫人翁氏削一资。翁氏位有私身韩虫儿者,自言常汲水,仁宗见小龙缠其汲细而出,左右皆莫见,因召幸焉,留其金钏以为验,仍遗之物,虫儿遂有娠。于是,逾十月不产,按问乃虫儿之诈,得金钏于佛阁土中,乃虫儿自理之也。太后以谕辅臣,命杖虫儿,配尼寺为长发,而翁氏坐贬。<sup>[4]4827</sup>

外朝士大夫结党分派,内宫女人之间也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个个身手不凡,并不是女人喜欢宫斗,归根结底,只能归咎于罪恶的后宫制度。

### 三、立体的多层次关系网络

图2为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南宋《女孝经图·后妃章》,背景为一露台,宫伞、地毯与屏风像临时设置。右端坐者明显是皇后,其坐姿、所着翟衣与所戴九龙钗凤冠及椅背搭脑上的龙头雕刻,都与南薰殿所存的皇后像形制一致,说明亦出于宫廷画家之手。主拜者所着服色与皇后

极为相似,上衣青蓝,下裳大红绣有鸟纹,只是花纹与皇后所服略有不同,头冠亦不同。《宋史·舆服志》详细记载后妃的服色与头冠,可见后与妃的服饰差别不大,如“褕翟,青罗绣为摇翟之形,编次于衣,青质,五色九等。素纱中单,黼领,罗縠褙襖,蔽膝随裳色,以缣为领缘,以摇翟为章,二等。大带随衣色,不朱里,纒其外。余仿皇后冠服之制,受册服之”<sup>[1]3535</sup>。这位拜伏在地者应为贵妃。妃子拜伏于地,说明妃恭后尊;皇后呆坐于宫中,表示不与妃嫔争宠;这是士大夫理想中的后妃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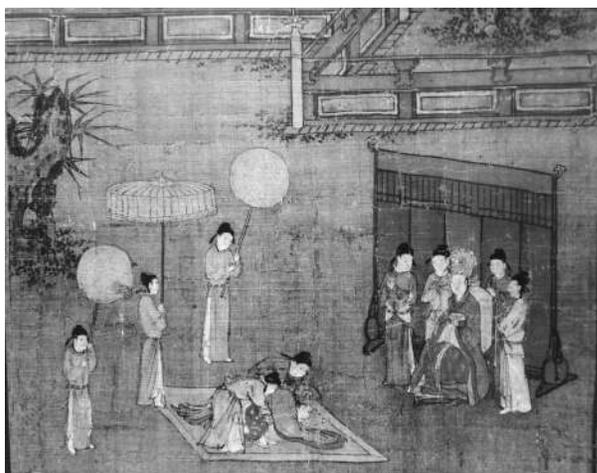


图2 (南宋)佚名 女孝经图·后妃章

图2中皇后殿宫女与妃嫔阁宫女在服饰上有所区别。皇后身边的宫女有一类似护腰的装饰,而妃子身边的宫女则没有护腰,明显为另一组。《趋朝事类》载,内命妇第五等中有“皇后阁祗候”名目,这类宫人只在皇后殿内才设。《趋朝事类》中第二等第一类为女官,名义上尚司典掌应直属于尚书内省,但其他史料证明,皇太后与皇后殿有些宫人往往被封这类名目,实际作为宫女的品级。南宋殿内宫人品级更高,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十二月十三日,诏皇太后殿内人刘氏升四字国夫人<sup>[2]338</sup>。四字国夫人达正二品,尚至掌字为正六品至正九品。则皇后或太后殿宫人亦有五六品至二品者,而妃嫔中最低等的才人仅为正五品。

值得注意的是,图2中的宫女着男装,皆头戴幘头,脚着黑靴,身着窄袖长袍,内着长裤。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女孝经图·贤明章》中,皇后身后的宫女亦着男装,与对面皇帝身后的宦官

几乎相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陈居中绘《王建宫词图》,图中右廊上有两位宫女亲昵地抱在一起,前面一位戴幘头着男装,其幘头式样同于图2。南薰殿藏宋仁宗皇后像两旁各绘一名宫女,虽然她们冠上插花,仍着男装戴幘头,只是其幘头下垂的两脚似乎是硬脚,不同于他图。今河南巩义的宋帝陵前尚有不少宫人石像,这些宫人像全为男装打扮,皆身壮脸圆,年龄不小,初看会误认为是宦官,只有少数石像的脸刻得清秀一些,如永熙陵的石像。宫人像的高度约比文臣像矮五十至一百厘米,而且削肩小手,戴有耳环,还是能看出是女性的。山西晋祠中也有宋女官像。在晋祠现存的三十三尊侍女像中,着男服女官像四尊,她们身穿镶边窄袖绿袍,头戴幘头,脚着皮筒靴。其腰间所系护腰,与图2皇后殿女官的服饰相似。可见,在宋后宫中,着男服的女官仍是少数,她们大都出现在某种仪式上,而且随后妃外出。

这类身着男装宫女目前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宋笔记曰:“内官之贵者则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亲近供奉者也。御侍顶龙儿特髻,衣襜。小殿直皂软巾,裹头,紫义襌窄衫,金束带,而作男子拜,乃有都知、押班、上名、长行之号。唐陆宣公榜子集《谏令浑瑊访裹头内人》者是也,知其来旧矣。”<sup>[19]</sup>可见,宋女官着男装沿袭自唐宫,她们行礼亦作男子拜。这些女官及其他宫女,构成后妃殿阁的女性层级。

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会有更多的女性助手。真宗刘皇后便以仁宗乳母为名,安插自己的心腹助手林氏。“林氏,钱塘人,大中祥符初,繇刘美家人宫,天禧末,皇太后内管政事,林氏预掌机密云。”<sup>[4]2278</sup>亦有史料谓林氏为“太后乳母”,但皆与李遵勖相关,应循李行状之误。林氏为钱塘人,刘氏蜀人,二人应在王府相识结交,且林氏未婚,不可能为仁宗哺乳,乳母只是一个名义。如上所述,仁宗真正的乳母是许氏,她一度被陷害出宫,天圣二年方还宫,获封当阳郡夫人<sup>[4]2355</sup>。天圣六年十月“戊辰,进封乳母南康郡夫人林氏为蒋国夫人”。则林氏的地位仍高于许氏。明道二年三月,刘太后崩,因李遵勖的建议,太后死党林氏被软禁,以后仁宗更照顾许氏,她很快得到一国夫人封号。而到庆历元年

(1041年)十二月“进封乳母晋国慈寿福圣夫人林氏为韩国贤和佑圣夫人”<sup>[4]3208</sup>。则林氏被软禁后起码又活了八年,还给她加了四字封号,虽然时间比许氏稍晚。王珪文集中既有林氏亦有许氏封赠制词,两相比较,谈到养护之功都差不多,只是林氏的制词有“肆予之主大器,厥功茂焉”<sup>[20]</sup>等语颇为特别。可见,林氏曾在政治上有过作为。

仁宗曹皇后的乳母也得到国夫人称号。庆历元年,“封皇后乳母长安县君周氏为汝南郡君”。皇祐五年(1053年)八月“壬寅,追封皇后乳母荣国夫人周氏为鲁国夫人”<sup>[4]4227</sup>。曹后册立于景祐元年,由年代推算,周氏应为曹皇后的乳母。按宋人习俗,小姐的乳母往往随其出嫁,并陪伴终身,周氏随曹后入宫,也会成为她的助手。

仁宗时最得宠的张贵妃乳母贾氏也是宫中权势者。张氏自幼入宫,贾氏很可能原为杨太妃属下宫女,称其为乳母,不过是个名目。贾氏一度权势熏天,当朝宰相贾昌朝甚至认贾氏为姑姑。谏臣弹劾贾昌朝非常艰难,“温成皇后乳母贾氏,宫中谓之贾婆婆。贾昌朝连结之,谓之姑姑。台谏论其奸,吴春卿欲得其实而不可。近侍有进对者曰:‘近日台谏言事,虚实相半,如贾姑姑事,岂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贾氏实曾荐昌朝。’”<sup>[21]</sup>。皇祐五年,张贵妃死,被追册为后,贾氏获封遂宁郡君。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封皇太后乳母永嘉郡夫人贾氏为燕国夫人”<sup>[4]7198</sup>。这位贾氏应是英宗高皇后的乳母。皇后及太后殿,有不少高等女官,乳母只是其中之一。高太后执政时,元祐三年(1088年)九月十一日,“诏听宣胡氏、董氏并特授掌簿夫人,管干尚书内省公事,以宜笔累年、谨密无阙故也”<sup>[2]326</sup>。令本宫宫人掌管尚书内省,应带有政治目的。

《趋朝事类》中第二等第二类中有小殿直都知和小殿直押班,第三等中有大侍御和小殿直第一等长行等,这些是各殿中等宫人。徽宗郑皇后和王贵妃,最初即任神宗向皇后殿押班,因此得以发迹。第四等中的小殿直第二等长行,以及第五等中的大多数名目如侍御(有的文献称作御侍)、女童等,为各殿阁中的较低层的宫人,而各殿阁贵人还招有不少“私身养女”,她们

是最底层的宫人。

各殿阁下属的等级因贵人的地位而定,可能因其得势而得到加封升迁。理由各式各样,如因皇太后垂帘或皇帝表孝心;或因皇后册封,推恩本阁;又如妃嫔生儿女,阁中推恩,等等。服务时间长的资深宫人,似乎更能得到优先提拔的机会。元丰四年(108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司设吴氏特授尚宫,以景祐初承事章惠皇太后,继事太皇太后,垂五十年,故有是命”<sup>[2]326</sup>。南宋给予宫人的跳升幅度更大,如嘉泰三年(1203年)皇后阁中的红霞帔直升郡夫人,郡夫人为五品,而红霞帔不入品。各殿阁的高级宫人又各自有位,位下复有自己的部属,升迁时,其部属也跟着沾光。如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真宗子周王乳母朱氏因年高特许推恩至其位下宫人与使臣;又熙宁十年(1077年),诏典言季氏追封华原郡夫人,季氏为仁宗生母李氏贴身婢女,因李氏的追封而得恩典。

后宫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一荣俱荣的反面是一损俱损,每一次后妃宫斗,都会使一批人成为牺牲品,可能因贵人失势而被贬、被拷打甚至失去生命。元祐年间英宗高后执政时,刘安世发现皇宫在找十名乳母,便再三进谏。哲宗亲政后说:“宫嫔在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者。一日,觉十人非寻常所用者,移时,又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泣涕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章疏,宣仁诘之。”<sup>[4]10520</sup>这些宫人很可能被拷打。哲宗亲政后,进谏的刘安世与范祖禹先后被远贬,得到士大夫同情,而宫内受害者则不会有人关心。

如上所述,哲宗废孟后起于巫蛊案。孟后仅有一女,患病医药无效,皇后姊遂携符水入宫欲施巫术。刘妃一派借机“阴造奇语以售谤”,遂成大狱,“捕逮宦官、宫妾儿三十人,拷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狱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录,罪人过庭下,气息仅属,无一人能出声者。敦逸秉笔疑未下,郝随等以言胁之。敦逸畏祸及己,乃以奏牍上”。董敦逸于心不忍,故奏言:“尝覆录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sup>[1]8634</sup>

刘氏虽如愿当上哲宗皇后,到徽宗后期却不得不死了,年仅35岁。政和三年(1113年)二

月,徽宗君臣“议将废之,而太后已崩,盖为左右所逼,自即帘钩而缢焉”。其罪名为“不谨”,据说她自负其才,每曰:“章献明肃大误矣!何不裹起幞头,出临百官?”<sup>[8]707</sup>徽宗早坐稳了龙椅,她不可能垂帘听政;史料中又有“宫禁不防”之语,似乎又指性关系。孟氏巫蛊案的惨烈仍记忆犹新,故刘氏一党亦畏惧报复,竟逼其自尽。

徽宗朝第一位皇后王氏,出身士大夫家庭,时“郑、王二妃方亢宠”,“巨阉妄意迎合,诬以暗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狱参验,略无一迹,狱止。后见帝,未尝一语辄及,帝幡然怜之”<sup>[1]8638</sup>。“秘狱”少不了拷打下属宫人及宦者,王氏大观二年死,年仅二十五岁,被处死的宫人更不知其数。

徽宗时刘贵妃的经历更说明宫中派系斗争的残酷。明节刘氏最初在哲宗刘后殿下,刘后失势一度被赶出宫,复入宫便狠狠整治仇人,不啻一部快意恩仇记。不久,刘贵妃却在盛年不明不白地暴亡,又引发北宋宫内第二场巫蛊案,这次的主角是崔妃。刘妃死,“上尝梦明节刘妃泣诉,以为人厌胜致死”,争宠者又进谗言,狱成,内侍王尧臣等“同日诛死。遂废崔妃为庶人”<sup>[1]8645</sup>。

高祖母韦氏久居宫中,深知各殿阁派系斗争的厉害。回到南宋,韦氏每谓上:“给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盖分则自为彼我,其间佞人希旨,必肆间言。自古两宫失欢,未有不繇此者。”<sup>[22]</sup>但她的策略似乎并未被采用,宫人及宦者仍分属于各殿阁。

下层宫人与宦者,也可能因一时不慎而丢掉卿卿性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因荣王宫失火,延烧宫内,火烧一天两夜,不少宫人被烧死。事后追究,“诏韩氏断手足,令众三日,凌迟处死。知情人处斩,余并等第决配”<sup>[4]1928</sup>。原判处死者数百人,王旦苦谏,部分方减为流配。宫中每次火灾都有不少宫人被害。建炎三年七月丙戌,高宗唯一的儿子昀生病,“有鼎置于地,宫人误蹴之,仆地有声,太子即惊搐不止,上命斩宫人于庑下”<sup>[23]</sup>。史谓光宗李皇后生性妒悍,“帝尝宫中浣手,睹宫人手白,悦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启之,则宫人两手也”<sup>[1]8654</sup>。这些受酷刑的宫人实生不如死。文献往往不载这类对下层的残酷,只是在有关记载中透露一二。

削发为尼或为道姑,亦为安置宫斗失败者的途径之一。仁宗时郭后与美人杨氏、哲宗时孟后都被迫出家,她们殿中部分宫女,也只能跟随前往。另一途径是派对方去守陵。如仁宗生母李氏曾守陵,徽宗生母陈氏“守陵殿,思顾旧恩,毁瘠骨立。左右进粥、药,挥使去,曰:‘得早侍先帝,愿足矣!’未几薨,年三十二”<sup>[1]8631</sup>。元符三年正月,哲宗驾崩,皇太后谕,以照顾皇帝不周为由,降黜一批原哲宗宫中宠妃令守陵。陵园远离人寰,被派守陵生不如死。

在黑暗的内宫制度下,上自皇后下至女童,第一要务是生存,历史文献皆出自士大夫之手,故往往渲染宦官的阴险与女性的狠毒,而无论是宦官还是宫中女性,都未必天生阴险毒辣,只是不相互倾轧便不能生存。于是,造成如此残酷的局面。而一旦失败,由于他们是最被鄙视的群体,受到的惩罚也总是最残酷的。宋廷的仁厚近年屡被鼓吹,笔者以为,宋廷确实对士大夫更仁厚,但宫中女性尤其是下层宫女未必比前代得到更多的宽待,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从不会被史官在意。

#### 注释

- ①朱瑞熙:《宋朝的宫廷制度》,《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朱子彦:《宋代垂帘听政制度初探》,《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祁红伟:《宋代追尊皇后祔庙考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贾鸿源:《北宋皇后别庙空间布局演变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张咏春、郭威:《宋代的仙韶院》,《中国音乐》2018年第4期。②方燕:《宋代宫廷厌魅案初探》,《天府新论》2008年第4期。③刘静贞:《从皇后干政到太后摄政——北宋真仁之际女主政治权力试探》,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稻香出版社1991年版;王瑞来:《“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虚与实——后真宗时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博弈》,《文史哲》2016年第2期;张吉寅:《火灾视阈下北宋刘太后与士大夫的权力博弈》,《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廖寅、肖崇林:《北宋程琳事迹辨正》,《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刘广丰:《北宋女主政治中的女性意识——以对刘太后的考察为中心》,《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6期。《宋代特殊政治势力与女主权力的互动——以刘太后统治时期为中心》,《江汉论坛》2015年第10期。《心态史视角下宋代的女主政治——以北宋刘太后为中心》,《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2期。④杨果、刘广丰:《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史学集

刊》2008年第1期；刘静贞：《唯家之索——隆祐孟后在南宋初期政局中的位置》，《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年第3期；张明华：《从曹皇后的道德自虐看北宋中期儒学复兴对宫廷女性的负面影响》，《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北宋宫廷的〈长恨歌〉——宋仁宗与张贵妃宫廷爱情研究》，《咸宁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北宋宣仁太后垂帘时期的心理分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⑤李松：《写心惟难——宋人〈折槛图〉介绍》，《美术》1979年第3期；黎晟：《清宮南薰殿图像考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6期；苏坤、廖焱：《宋代绘画中园林花台样式研究》，《美术大观》2020年第8期；邵晓峰：《〈宋代帝后像〉中的皇室家具研究》，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研究》第1、2合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69页；陈劲：《〈华灯侍宴图〉的政治意涵探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9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3] 王明清.挥麈后录[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六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 司马光.涑水记闻[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七.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 [6] 魏泰.东轩笔录[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二编八.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19.
- [7] 王铨.默记[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四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28-129.
- [8]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9] 王巩.闻见近录[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二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 [10] 佚名.趋朝事类[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十编十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256.
- [11] 张端义.贵耳集[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六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333.
- [12] 周密.武林旧事[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八编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111.
- [13] 吴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五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113-114.
- [14] 司义祖.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89.
- [15] 赵鼎.建炎笔录[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三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05.
- [16] 朱弁.曲洧旧闻[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三编七.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17] 范镇.东斋记事[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97.
- [18]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9] 蔡條.铁围山丛谈[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三编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53.
- [20] 王珪.华阳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401.
- [21] 苏轼.东坡志林[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75.
- [22]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六编七.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26.
- [2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592.

## A Probe into the Women's Contact Network in the Palace of the Song Dynasty

Cheng Yu

**Abstract:** Women in the deep palace had to establish various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women before they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men. There were about three level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omen in the palace: Firstly, the lower ranking women were prone to sisterly alliances and even to mutual political assistance. Secondly, the older noblewomen nurtured young girls in an attempt to continue the "favour" for generations, either by blood with the noblewomen or, more often, from the lower ranks, often called "adopted girls". Thirdly, the various levels of female officials and courtesans formed a three-dimensional, multi-layer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blewomen. The Empress Dowager, who holds the political power behind the scenes will have more female assistants and the ministries of the various halls depending on the status of the noblewomen. If one noblewomen is favoured, all her subordinates are favoured. When one is out of favour, her subordinates are all out of luck. In the dark inner palace system, from the queen down to the girl, the first task is to survive, not that women like the palace fight, but they can not survive without fighting each other. The unnamed victims were never of interest to the historians.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imperial palace; female connection

[责任编辑/晨 潇]